

独孤红武侠作品集 8

铁血冰心 ①

(台湾)独孤红著

独孤红武侠作品集 8

铁血冰心 ④

(台湾) 独孤红 著

独孤红武侠作品集 8

铁血冰心

①

(台湾) 独孤红 著

(内蒙古)新登字 004 号

铁血冰心

作 者：独孤红

责任编辑：文 奇

出版发行：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天津武清县腾龙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24.75

字 数：46 万字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 - 10000 册

ISBN7 - 80506 - 539 - X/I·229

定价：32.80 元(上、下册)



独孤红简介

台湾新派武侠小说作家。本名李炳坤，1939年生于河南开封。1963年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曾任中学教师、广播记者等职。学生时代，独孤红酷爱古典文学，尝试撰写武侠小说，以一部《紫凤钗》一夕成名，轰动台港，之后《丹心录》、《满江红》、

《玉翎雕》、《孤骑》相继出版，各家出版社争相求稿。稿约自此不断，再无暇兼顾公职，遂辞去电台工作，专心从事写作。独孤红偏爱撰写以明清宫廷为背景的武侠小说。从事写作至今近30年，作品达60余部，名列台港十大名家，风靡海内外华人世界，所撰武侠小说无不一版再版。被誉为台港第一快手。独孤红热爱戏剧，近年来则以部分时间从事电视剧本的编写。屡创收视佳绩，造成轰动，近年来编写的连续剧《一代女皇》(台湾版)、《怒剑狂花》已在大陆各地电视台陆续播放。

目 录

第一章	血劫	(1)
第二章	苦口	(38)
第三章	疑团	(75)
第四章	突变	(92)
第五章	无奈	(132)
第六章	巧事	(164)
第七章	劫数	(194)
第八章	天机	(248)
第九章	佳人	(279)
第十章	秦淮	(338)
第十一章	相逢	(388)
第十二章	太湖	(412)
第十三章	巧充	(440)
第十四章	试探	(471)
第十五章	嫁祸	(490)
第十六章	邪毒	(528)
第十七章	一缺	(565)

第十八章	追踪	(603)
第十九章	火灾	(636)
第二十章	围攻	(667)
第二十一章	总寨	(696)
第二十二章	自裁	(744)

第一章 血 劫

苍穹中一片低沉的昏暗。

闷雷隐隐，有如天地行兵，电鞭狂挥，好像金蛇一条条在泼墨般的乌云中飞闪。

大地，寂静而空荡，远近看不到一丝人影。

风，急骤而强劲，吹起满地砂石，送得远远地。看来，一场暴风雨在所难免……

这是一条黄土厚积的大道。

这条大道，紧紧地傍依着贺兰山脉，右边是峻耸插天的连绵山峰，左边挨着一片荒原，再过去，是无垠无际的广大沙漠。

这时候，在这地方，除了风声与雷声，一切都是静的，一切都是沉闷的。

蓦地里，又是一阵闷雷由远而近，不！那不是闷雷，是一阵辘辘车声，还夹带着得得蹄声。

随着这辘辘车声，得得蹄声，天地相接的一线处，出现了一个小黑点，在慢慢蠕动着。

这个小黑点，看似缓慢，其实快速异常，转瞬间已接近贺兰山下不到百丈。

辘辘车声，得得蹄声越来越响，越来越清晰，小黑点也越来越大，越来越近！

那是一辆高篷马车，四轮、双马。车篷掩得密密的，没有一丝缝隙，不知里面坐的是何许人物。

车，是黑色的，套车的两匹蒙古种高头骏马，也是毛色漆黑光亮，浑身找不出一根杂毛。

赶车的车把式，形象奇特，是个面如锅底、黑髯至胸的佝偻老人，这佝偻老人，也是一身黑衣，身形虽佝偻，却无损他那望之令

人心寒生畏的魁伟、威猛。

总而言之，一切都是黑的，黑得阴沉！

黑衣佝偻老人，高坐车辕，默默地抖动缰绳，神情严肃而凝重。马车，带起万丈黄尘，驰入了贺兰山区。

猛可里，套车双骏昂首抬蹄，一声长嘶，疾驰如箭的马车，竟突然硬生生地停了下来。

车辕上，佝偻黑衣老人神色惊怒，巨目暴射逼人寒芒，紧紧盯住车前丈外地上。

车前丈外地上，赫然成一字形插着十面小旗！

十面小旗，俱呈三角状，其色赤红如血，迎风招展，拍拍作响。须臾，佝偻黑衣老人由那十面赤红小旗上收回冷电般目光，抬眼凝注左方数十丈外怪石嵯峨，郁郁苍苍的“贺兰”半山，冷然发话：“十人既然来了，何必藏头缩尾，故作惊人之举？不也显得太小气么？请出来当面答话！”

话刚说完，半山树海中陡起刺耳难听的桀桀怪笑，有人接口说道：“毕竟难瞒过古驼子敏锐耳目，莫让人家风尘奇豪大侠客笑咱们小气，下去！”

一声“下去”才落，十条人影自半山树海中冲天拔起，半空中袍袖挥舞，飞泻射落车前，一人立于一柄旗后，分毫不差。

也许，姓古的佝偻黑衣老人也是能者，十人这手高绝身法并未能使他动容，他慑人目光冷然轻扫，说道：“你十人以‘血霖令’拦路，有何指教？”

十人中，最左一名身材高大，须发如霜的红脸白衣老者嘴角噙着一丝诡异冷笑，不答反问，道：“古驼子，上哪儿去？”

佝偻黑衣老者目光凝注道：“古寒月护送主人、主母，及主人知友夫人回转梵净山十绝石府！”

红脸老人尚未说话，最右一名玉面朱唇的白衣文士玉扇轻洒，冷笑说道：“恐怕是护送‘十绝书生’灵柩，回转梵净山择土安葬吧！”

佝偻黑衣老人脸色一变，巨目寒芒逼视那发话白衣文士，沉声说道：“冷如冰，你敢出言不敬，湊冒古寒月主人？你听谁说古寒月主人已经亡故？”

入目那两道如电怒焰，白衣文士心中微凛，哼哼冷笑说道：“何须听人说？‘血盟十友’并非那轻信道听途说之辈，十绝书生在那唐努乌梁海独搏雪衣八魔，虽然连诛其三，自己却也因身中八魔独门歹毒功力，伤重不治，这件事你瞒得了别人，岂能瞒过咱们十兄弟？”

佝偻黑衣老者脸色又复微微一变，道：“那是讹传，古寒月主人神功盖世，技比天人，区区跳梁小丑雪衣八魔焉能伤得了他！”

白衣文士身左一名身材瘦削的黑衣老者，双目寒芒如两把利刃，一直盯注着佝偻黑衣老者，这时突然嘿嘿一笑道：“这么说来，你那主人如今是好端端地坐在车内喽？”

佝偻黑衣老者点头说道：“不错！”

瘦削黑衣老人冷哼一声，道：“既然如此，为何车篷封掩得这等严密，难不成他十绝书生见不得人，怕走了味儿么？”

佝偻黑衣老者须眉暴张，神态威猛慑人，但他倏又敛去威态，怒目相向，双眉倒剔，马鞭遥指，沉声说道：“司徒文，若非我家主人一再严训沿途不得惹事，单凭你这几句不敬之言，古寒月就要让你血溅尸陈！”

瘦削黑衣老人眼见威态，不禁身形微震，干笑说道：“昔年扬威宇内，纵横武林的‘铁面神驼’，今日居然甘愿为人奴仆，供人驱策，古寒月，那十绝书生究竟给了你多少好处，使你这般忠心卫护？”

本来这句话含有莫大讥讽，任何人难以忍受！

可是，佝偻黑衣老者他竟毫不为忤，反肃然说道：“司徒文，你懂得什么？古寒月平生恩怨分明，点滴必报，我家主人给予我的恩惠，虽终生为奴为仆也难报万一，又岂是你等十兄弟所能想像得到的！”

瘦削黑衣老人还想再说，最左红脸老者突然笑道：“九弟，哪来

这么多废话，莫要耽误了正经大事！”

瘦削黑衣老人神色一紧，立即闭口不言。

红脸老者如炬目光移注铁面神驼冷笑又道：“古驼子，你说车内是大活人，我兄弟却认为车内是‘十绝’灵柩，为明究竟，你何妨掀开车帘一角让我兄弟看看？”

铁面神驼古寒月勃然色变，巨目威棱连闪，沉声道：“皇甫嵩，你敢不相信我！”

“岂敢！”红脸老者笑得阴险，道：“并非皇甫嵩天胆独具，特意跟你为难，实在是皇甫嵩平生就从未相信过任何人，何况这件事太为重大。”

古寒月双眉一挑，冷冷说道：“皇甫嵩，我家主人只严训我不得惹事，可并未要我避事、畏事，你可最好不要逼我！”

“岂敢！”红脸老者微笑说道：“事非得已，你驼子担待一二！”

显然，他不肯罢休！

铁面神驼古寒月脸色又是一变，冷冷说道：“这么说来，你等是非看不可了？”

红脸老者道：“事实如此，皇甫嵩不欲否认！”

古寒月道：“假如古寒月不答应呢？”

红脸老者笑道：“这恐怕由不得你，再说，皇甫嵩兄弟人人有一双手，个个可以自由行动，不过，我奉劝你最好别敬酒不吃……”

古寒月须发倒竖，突扬震天怒笑，声势惊人：“不到黄河心不死，皇甫嵩，你欺人太甚，别人怕了血盟十友，古寒月却未将这四个字放在眼内，如今，古寒月稳坐在此，你等谁要掀车帘，谁就来吧！”

巨目圆睁，凛凛生威，不再言语。

别看血盟十友脾睨武林，不可一世，面对这位功力深不可测的铁面神驼，一时还真没人敢动。

谁都知道，铁面神驼嫉恶如仇，下手绝情，独门神功，威力无匹，铁腕一翻之下，活口少得可怜。

无如，势成骑虎，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血盟十友丢不起这个人，也并非临事畏惧之辈，若真慑于铁面神驼之威，他们也不会来了，廿只手掌对双拳有十分把握，没把握的事儿，血盟十友不会轻易以身试险。

忽地，轻笑乍起，最右白衣文士身形如电，疾扑车门，手中玉扇飞递，向着密掩车窗虚空微挑。

他，猝然发难，不谓不快！

但，铁面神驼古寒月却比他更快，冷哼如重锤：“冷如冰，你是找死！”

不用手中马鞭，左掌轻飘飘地对准一按。

轻飘本应缓慢，可是铁面神驼这一招迅如奔电，快得令人丝毫无从躲闪。

砰然轻震，白衣文士一声闷哼，抚胸飞退，落回原处，脸色白里透青，挑眉瞪目，狂笑说道：“古寒月，你果然厉害！领……”

“教”字未出，身形机伶一颤，面色倏转红润，红得有如那八月丹枫，紧接着满头汗珠滚滚而下……

血盟十友观状大惊失色，红脸老者猛然忆起一事，神情狂震，闪身近前，一指点在白衣文士将台穴上。

白衣文士应指而倒，瘦削黑衣老人伸手把他扶住。

然后，红脸老者转注古寒月，满头白发根根竖立，目眦欲裂，怒焰狂喷，一口钢牙咬得格格作响，厉声说道：“古寒月，你好狠毒，竟敢以‘两仪神罡’震伤皇甫嵩十弟，不管皇甫嵩十弟有救无救，血盟十友与你自此誓不两立！”

古寒月冷然说道：“匹夫，你该知古寒月‘两仪神罡’向不轻用，若非念他冷如冰成名不易，功减一分，他便不死也形同废人，你还不知足么？何谓誓不两立，冒犯古寒月主人，彼此本已势成水火，哪一个再过来试试！”

红脸老者仰首悲怒长笑，震得空山回音，落叶簌簌而下，他刚

要不顾一切，示意联手围攻！

突然，密掩车帘内传出个无限甜美银铃般的话声：“古大哥，你用了两仪神罡，伤了人？”

话声，极其温婉，但古寒月身形却一震，神情立转恭谨，未回首，目光不离血盟十友，答道：“老奴万不得已，主母恕罪！”

车中人幽幽一叹说道：“古大哥何必再为我夫妇多沾血腥，多造杀孽！能早些赶路就早些赶路吧，他们不是想看看么？举手之劳，古大哥就掀开一角车帘，让他们看看好啦！”

虽极为不愿，但碍于主母令谕，铁面神驼不敢违背，点头应是，马鞭后掉，轻轻挑起一角车帘，冷然说道：“若非古寒月奉主母令谕，哼，哼，算你等造化大，要看就看吧，最好睁大眼睛，看清楚些！”

当然要看，哪知，不看还好，一看之下，血盟十友俱皆神情猛震，惊诧欲绝，个个疑为眼花做梦地立时怔住，作声不得！

虽仅掀起车帘一角，但在血盟十友这等内家绝顶高手眼下，已是轻易地一目了然，而且纤细不遗。

车中，华贵异常，半倚坐着一男二女。

女的，是两位大腹便便的中年妇人，一般地清丽如仙，雍容高洁，盖压尘寰，左边那位，较另一位更美，美的不带人间一丝烟火气。

男的，是位白面无须的中年书生，飘逸脱拔，俊美绝伦，更难得的是自然流露着一种常人所无的独特气质。

这气质，笔墨所难形容，不过，任何人只要看他一眼，便能直觉地感觉得出，体会得到。

血盟十友中那位俊美潇洒的白衣文士冷如冰，堪称当世罕见的美男子，可是跟车中这位一比，那冷如冰立刻黯然失色，一如烛火之比中天皓月，就只有自惭形秽，羞愧低头的份儿！

他，还面带微笑地望着车前血盟十友。

传闻有误，眼见才真！

人家十绝书生根本没死，好端端地坐在车内。

十个人对付一个铁面神驼，虽吃力，却有必胜把握。

既有必胜把握，此行本可如愿。

如今，做梦也想不到，这位合他十人之力也难敌人家掌下十招的人物竟然未死，那情形就立刻改观了。

血盟十友站在那儿的九个，面面相觑，互投询问目光，事实摆在眼前，不容他们有任何怀疑。

古寒月收回马鞭，放下车帘，突扬冷喝：“看清楚了么？让路！”

抖缰鞭马，驱车疾冲。

血盟十友遽然惊醒，却不敢再拦，慌不迭闪身退往路侧，眼睁睁地望着马车卷起尘土，辗过那威震武林的十面血囊令，疾驰而去。

车、人，渐去渐远，终于不见。

车辕上，铁面神驼古寒月身形猛起颤抖，锅底般的黑脸上倏现汗珠。

这却是为何？

大道，渐渐地盘旋着向半山上延伸。

马车，随着路势也驰上了山腰。

路，并非盘旋直上，而是到了半山，又盘旋而下。

虽然仅到半山腰，但是下望那奇陡如削的路旁崖下，少说离山脚也有百丈高低，万一马儿失了蹄，轮儿脱了轴，跌下去必然会车粉人碎，绝无生理。

尽管铁面神驼平生不知一个“怕”字，可是那是对他自己，如今车上坐着的，是恩主、主母及恩主挚友之妻，而她两位又是身怀六甲，是故，古寒月他不得不极其小心，因之，马车的速度就缓了下来。

就在马车即将盘旋下驰的当儿，一桩事儿陡然呈现，直看得这位铁面神驼神情剧震，惊怒欲狂，再度停下了马车。

道中，赫然又是十面血囊令拦住去路。

而且，马车尚未停稳，血盟十友已由道旁山岩之上飞射落地，冷如冰仍由那瘦削黑衣老人抱着。

十八道愤怒、狠毒的目光齐集一点，看那样子，似乎恨不得要把铁面神驼生啖活剥，挫骨扬灰！

刹那间，古寒月又恢复他那惯常冷静，巨目轻扫，冰冷发话，道：“皇甫嵩，尔等去而复返，再度拦路，是何用意？”

红脸老者目射阴毒，阴阴笑道：“无他，我兄弟想再瞻仰瞻仰十绝书生的风采！”

古寒月心头暗惊，双眉刚挑。

红脸老者已然一挥手又道：“古寒月，休动气，莫吃惊，皇甫嵩问你一件事，在你那主人与雪衣八魔约斗之后，你可曾拜访过那隐居在杭爱山多年的‘巧手鲁班’公孙胜，请他施展巧手，雕刻一具人像？”

古寒月又是一惊，冷然说道：“皇甫嵩，你所言……”

红脸老者突然仰天纵声狂笑，笑声歇止，神色一转凶恶狰狞，双目毒芒暴射，戟指古寒月厉声说道：“古寒月，皇甫嵩一时不察，险些中了你以假乱真、瞒天过海之计，若非皇甫嵩突然间心血来潮，想起了隐居杭爱山多年的巧手鲁班公孙胜，还真想不到你会有此高绝之着，那公孙胜委实是宇内奇才，当今第一巧匠，他竟能将一具木像雕得栩栩如生，连皇甫嵩这等眼力，都疑为真人，可惜，可惜，可惜你心血完全白费了，古寒月，你如今还有什么话说？”

一番话，听得铁面神驼心神连震，铁胆险些为之惊破，红脸老者话声一落，他立即挑眉瞪目，须发俱张，猛然点头，道：“不错，皇甫嵩，算你高明，我那恩主的确已然亡故，而且灵柩正在古寒月背后车篷中，你意图何为，说吧！”

红脸老者一阵嘿嘿狞笑，说道：“很简单，皇甫嵩兄弟别无他求，只求你主人那具棺木，还有，他那怀孕待产的妻室——贱人上官兰！”

铁面神驼怒极身颤，目眦欲裂，但他衡量眼前情势，只有强将

满腔怒火杀机捺下，道：“皇甫嵩，人死一了百了，我那恩主究竟与你兄弟有何三江四海之仇恨？你竟狠毒如此地要……”

红脸老者狞笑截口说道：“古寒月，你可知当年洞庭君山事？”

“何止古寒月知道，天下武林莫不心中雪亮！”古寒月咬牙切齿说道：“不提洞庭君山事还好，提起此事，古寒月就恨不得把你们碎尸万段，剥皮抽筋，你等在洞庭君山做那伤天害理的勾当，古寒月恩主为天下诛恶，为武林除害，有何不对？若按你们当时所作所为，万死而有余辜，古寒月恩主不但未将你等毙于掌下，反而好言相劝，纵你等逃生，事隔多年，你等不知感恩痛悔倒也罢了，竟然视为雠仇，天良何在，廉耻何存？早知有此一日，我那恩主真不该有那一念之善……”

红脸老者脸色连变，突然狞声说道：“说的是，前车可鉴，皇甫嵩兄弟不敢再发善心，所以除了那十绝书生棺木外，还要那上官兰贱人！”

铁面神驼忍了又忍，目眦渗血，道：“皇甫嵩，纵然我那恩主对你等有仇，但他骨肉何辜？”

“无辜！”红脸老者阴恻恻道：“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谁愿遗无穷后患？皇甫嵩兄弟不敢留此孽种！”

“好狠毒的东西！”古寒月瞋目厉声呼道：“古寒月在此，想逞此毒念除非先杀了古寒月……”

红脸老者冷笑接道：“皇甫嵩兄弟本就有此打算……”

挥手道喝：“二弟、三弟、四弟、五弟，先除此匹夫！”

狞笑震天，四条人影联袂射出，飞扑车辕上古寒月。

铁面神驼杀机狂炽，身形不动，左掌右鞭，尽展奇奥绝学，迎头击向扑来的四条人影。

一阵砰然连震声中，四条人影如飞暴退，古寒月佝偻身形猛晃，罡风劲气卷处，两声悲嘶，双马倒地不动。

双马一倒，带动马车向前冲出数步，险些坠落山下，古寒月忙

使千钧坠，定住四轮，吓出一身冷汗。

一击无效，红脸老者陡扬桀桀怪笑：“良机千载难遇，岂可师出无功？”

袍袖一挥，除了那瘦削黑衣老人抱着冷如冰无法出手外，血盟十友其余八人竟然齐攻而上。

古寒月四面受敌，仍不敢腾身离开车辕，便出毕身功力，双掌连扬，两仪神罡分袭八敌。

两仪神罡固然无坚不摧，所向披靡，无奈血盟十友各具诡奥奇绝武功，联手并肩，威力陡增数倍。

双方招势一接之下，血盟十友中七八两友身形被震飞起，重伤坠地，然，古寒月却也被对方那排山倒海般歹毒掌力震得血气猛翻，跌落车前。

同时，“喀喳”暴响，马车四分五裂，碎木四射激扬中，两条白影抬着一具漆黑棺木疾飘而出。

古寒月心中大惊，顾不得自己，也顾不得拒敌，飘身退至两位白衣美妇面前，悲愤说道：“主母二位请紧随老奴身后……”

居左白衣美妇柔婉接口道：“古大哥请紧护灵柩，勿以我姐妹为念，必要时请……”

“主母！”古寒月唇边渗血，悲笑说道：“古寒月不是贪生怕死冷血小人，誓与主人共存亡，同进退，纵脑浆涂地，粉身碎骨也要护卫恩主安全！”

红脸老者桀桀狞笑说道：“壮哉此言！皇甫嵩兄弟必予成全！”

六条人影再闪，齐出辛辣毒招，疾扑而至。

两位白衣美妇同时放下灵柩，居左那位说道：“古大哥请敌正面三贼，其余交由我姐妹……”

古寒月红了一双巨目，急道：“主母二位请以腹中骨肉为重，万莫动手，老奴一人应付得了，敢请速隐老奴背后！”

沉腕探腰，龙吟乍起，一柄银光四射，森寒夺人的软剑闪电掣